

# V

## 婚姻、畫會 與戰火的歲月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他所畫的題材都是田野鄉間隨處可以看到的景色，尤其是一般人不經意的小角落，一草一木都是在平凡無奇的景致中，表現出畫家敏銳率真的性情。

沈耀初 羣雞 辛酉(1981)



羣雞(局部)

無法到上海去的沈耀初，只好回到仕渡村的梅溪國小教書，在沈家宗祠的文閣上，常常關起門來作畫，而在面臨家中傳統倫理的要求與約束時，他變得更加沉默而孤獨，且難以與人溝通。

●二十四歲的那年，沈耀初中意同鄉的一位女孩子，可是詔安城中的陳姓人家看上沈耀初，透過他叔叔作媒。沈明達長時期扛著沈重的家累，希望家境寬裕的陳家能有助於兒子，所以不顧沈耀初的反對就答應了這樁婚事。當兩人抬的大花轎，在鼓樂聲中從縣城一路而來，將披著鳳冠霞披的陳素琴送到沈家，與穿著長袍馬褂的新郎官行結婚儀式，沈耀初內心的挫折是難以言喻的。

●洞房花燭夜，沈耀初在父命不敢違的情形下，在客廳拉了一夜的二胡，表露他的心志。陳素琴的人品很好，但是兩人志



沈耀初首次返鄉探親與夫人陳素琴合攝於自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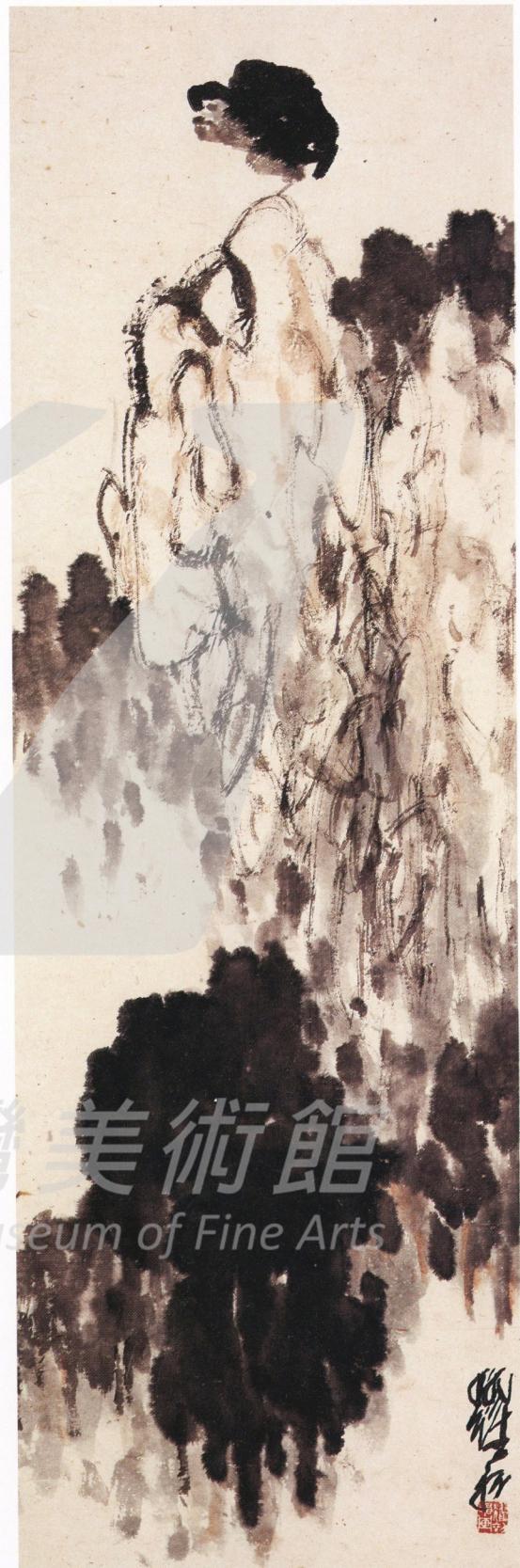
趣、教育程度差異太大，沈耀初平和內斂的個性，讓他咬牙承受了這段無法自主的婚姻。

●沈耀初從小就喜歡聽潮劇，詔安城南門外的永樂香班以及東城鄉的賽桃源班等，都是他的最愛。閒暇的時候，他也拉

著胡琴自娛，拉弓、按指都有他的情感，音律宛轉、抑揚頓挫，急緩之間，餘音繚繞，透露他無人能知的寂寥心志與性情。

婚後，他通常住在學校宿舍中，有事回家

時，也睡在他二哥的家中，薪餉則全部交給妻子處理，陳素琴對家事十分的用心，她甚至去塲場扛塲來補貼家用，是個守著三從四德的傳統女子，即使兩人志趣不合，沈耀初也離家近四十年，但終其一生，雙方也謹守婚約，陳素琴後來嗚咽的陳述她的宿命觀，令人不忍。但是以追求藝術為志業的沈耀初，實在無法與妻子「言志」，二十四歲結婚後，遲到三十歲才生了唯一的兒子，取名秋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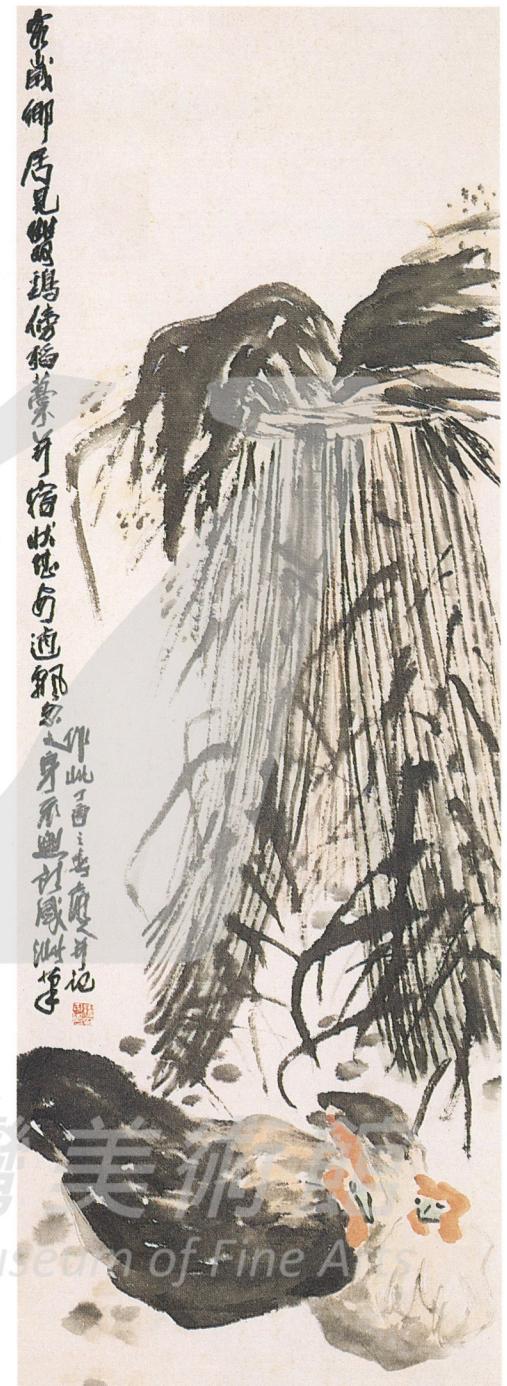
沈耀初 憇 97×31公分  
清韵藝術中心 提供



沈家門前的雞羣

(鄭水萍先生攝)

●沈耀初在個性上愈來愈拘謹，但在創作上依然勇於創新。他間接的從師友處瞭解吳昌碩的筆法，然後用筆大膽的飛舞在宣紙上，再送到裱褙店試探大家的反應。師傅告訴他，以前的確沒有人這樣畫過，建議他去參加詔安縣舉辦的畫展。一九三一年（民國二十年）沈耀初準備了十五幅畫去參展，在祠堂中展出那些作品時，鄉人看了大吃一驚，初生之犢竟然有一股擺脫傳統力求創新的雄心勇氣，作品雖然不是很成熟，却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氣勢和活力。這是他長期住在山中鄉間，整天看著飛禽家畜、花草樹石、竹籬茅舍……養成他喜歡捕捉日常生活中的景色與事物，這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是如此的率性無偽，簡樸真摯，與天地呼吸同調，與四季的轉換一起變化。當他專注作畫時，就會感覺到這周遭充滿著自然的律動，這種律動經由他的手與筆流暢的貫注到紙上，畫裡的形象也就鮮活生動起來，作品也就有了生命。



沈耀初 稻叢雙雞 丁酉(1957) 119.5×42公分  
清韵藝術中心 提供

●沈耀初繪畫的題材都是田野鄉間隨處可以看到的景色，尤其是一般人不經意的小角落，他所畫的一草一木都是在平凡無奇的景致中，表現出畫家敏銳率真的性情，使地方畫壇的先進感到沈耀初內在的潛力與光芒，尤其對於他所畫的雞最感興趣，因為那正是在鄉下隨處可見的家禽，透過筆墨鮮活的呈現在鄉人面前，他的雞畫逐漸的傳遍遠近，鄉人以「沈雞」來稱呼他的作品，有時尚未畫完，雞的眼睛都還沒點上就被人取走，不知情的人看了，還以為沈耀初故意畫雞不點眼睛，乾脆稱他為「沈半雞」。

每一筆，  
都是一個形狀，  
集合許多小的形狀，  
就能使這大形狀完成。  
——沈耀初

沈耀初 公雞 (1979)  
137×41公分  
清韵藝術中心 提供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公雞(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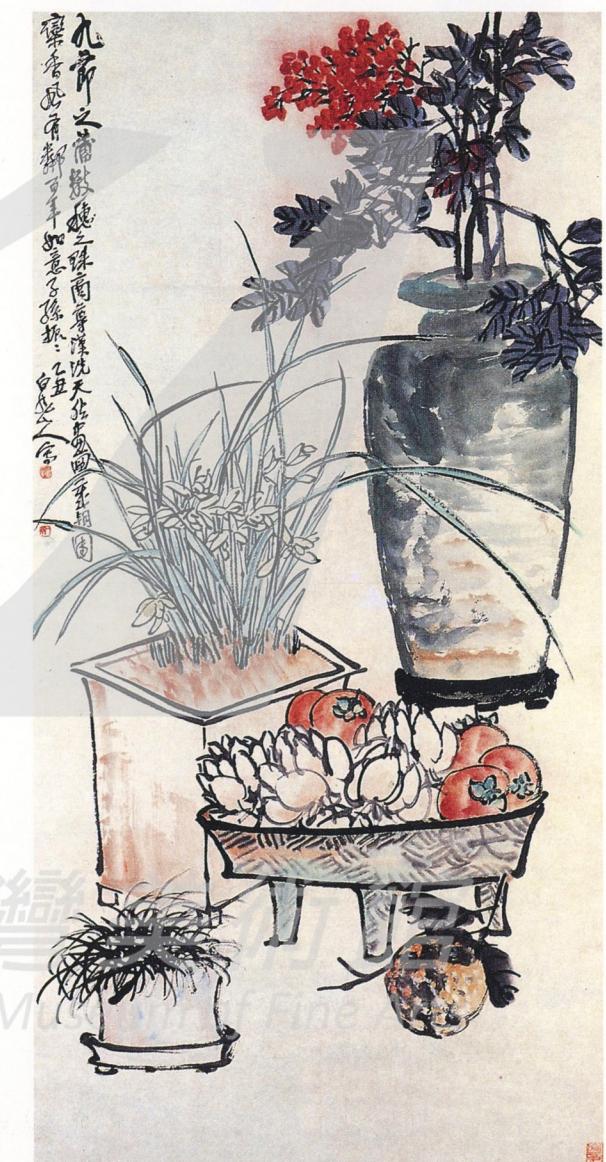
●這段期間，除了參加謝錫璋的畫會外，沈耀初又與沈漢楨、沈錫純於一九四四年共組「燕石畫社」，沈漢楨從國外回來也傾心於吳昌碩，以吳昌碩的入室弟子王一亭為師，畫風大膽，沈錫純則是謝錫璋的弟子，以畫虎的大膽作風而出名。他本來就喜歡畫虎，有一次畫入迷了竟然冒著生命危險跑到老虎出沒的赤水村山上去觀察老虎，回來以後完成了一幅「虎性雖猛猶愛子」的三虎圖。當時，他是以老虎的威猛寄託心中的希望，但願中國能重振虎威，他上山看虎的大膽作風傳遍遠近，三個大膽狂放的畫家加上幾位年輕的朋友，共組新畫社，以藝術宣洩心中的豪氣，為傳統繪畫注入活水。

●畫面狂放激動但卻富有生活趣味的沈耀初，在實際生活上已是過著半隱居的日子。先後在梅溪小學、大埔國校教書為生，並曾經擔任過校長，也到較遠的雲霄

縣立中學教過書，活動範圍都在漳州附近的山邊田野裡，一個人住在學校宿舍，除了教書就是閉門作畫，養幾隻雞鴨作伴，一襲長袍來來去去，讓人印象深刻。而與人交往清清淡淡，作畫時不願意讓人看，但是對於學生沈柔堅、沈慶泉，倒是傾囊相授，每次沈柔堅到他的住所，他總樂得關上廳門，拉出八仙桌，邊畫邊述說其中的奧妙，要是下課早，就一起到仕渡村的南山下散步，這樣的田野生活也就形成他一輩子平凡淡泊、懶於計較的作風。



(鄭水萍先生攝)



1 王震(一亭) 岁朝圖 乙丑(1925) 137×68公分

2 沈耀初 岁朝清供 王子(1972)  
葉榮嘉先生 收藏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二次大戰結束。

►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於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行。

●實際上，在當時的亂世中，沈耀初有其隱居生活的苦衷，詔安縣城由於位在福建南部與廣東的交界處，早期是南北軍閥攻防作戰的要地，軍閥自己派縣長，發行鈔票，橫征暴斂；而且一派剛走，另一派就來，時南時北，人民無所適從。老畫家謝錫璋有一次，因為某方軍隊要了一張畫，而使後來打勝仗的陳炯明士兵前來追問，全家只好跑到郊外門頭村去避難，而謝錫璋本人則乾脆躲到廈門去，到第二年才敢回家。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六年（民國元年到十五年）北伐軍攻佔詔安為止，十五年內總共換了三十六位縣長，任期最短的甚至只有幾天，接下來的日子，也因為共產黨在福建活動而屢次發生流血衝突。

●老百姓不知道明天會變成什麼樣子，後來日本人來了，在一次進攻縣城失敗後，常常以飛機濫炸無辜。抗戰最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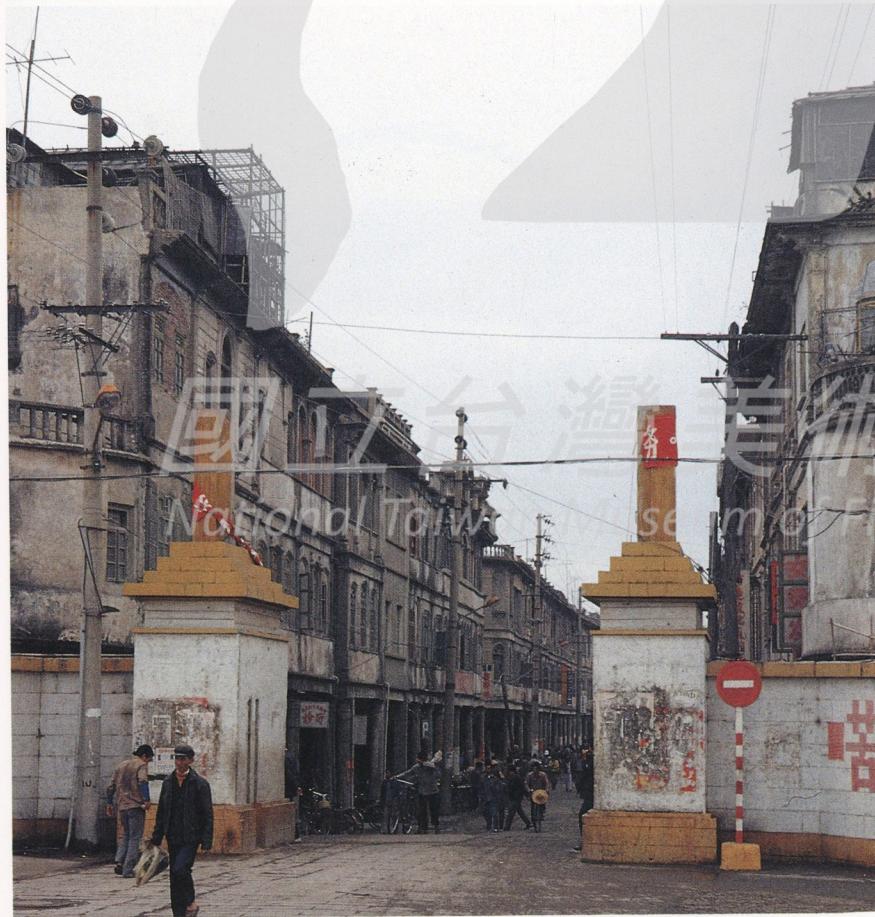
年，日本陸軍部隊撤退到汕頭，一路與國軍交戰，在沈耀初曾任教過的雲霄、大浦一帶交火，後來進入縣城，姦淫婦女，搜括糧食。在城外，日軍甚至為了要搶牛，將一個十三歲小牧童用刺刀刺死，這實在是一段令人心驚膽跳的日子，瘦弱多病的沈耀初只有隱居在家鄉的田野，守著自己的破硯、禿筆與一把胡琴，並將他的悲情寄託在筆墨世界裡，傳統的文人精神，也在他的堅持下，於亂世中維繫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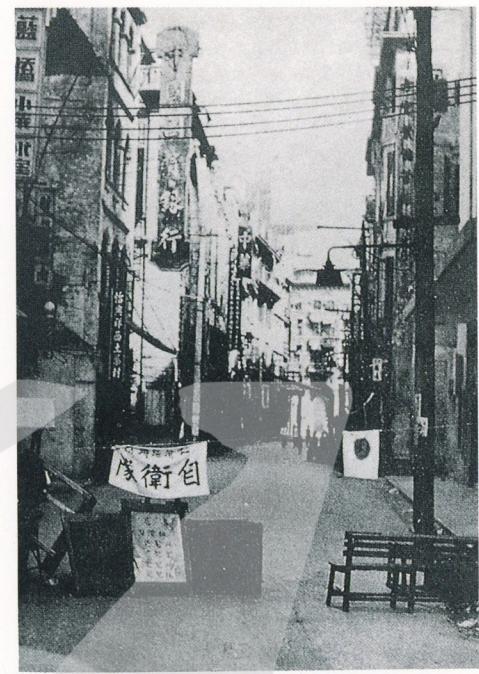
1



2



4



3

- 1 日軍在城市內進行巷戰。
- 2 已成廢墟的上海商務印書局
- 3 日軍攻佔廣州後，封鎖街市的情形。
- 4 詔安縣城的主要出入口。



84



2



3

- 1 沈耀初 雞 辛亥(1971)  
2 沈耀初 雞 癸亥(1983)  
3 沈家舊居門前的雞羣。

85



沈耀初的畫具  
有個人獨特風格，  
他筆下的家禽極為出色，  
其構圖自由自在傳達對象  
的造型，顯然他有  
敏銳深刻的觀察力，  
他畫鳥並不是  
畫展翅的固定動態，  
而是掌握其動的過程。

1 沈耀初 全家樂 庚申(1980)  
2 沈耀初 風雨如晦 辛酉(1981)  
3 沈耀初 唯我獨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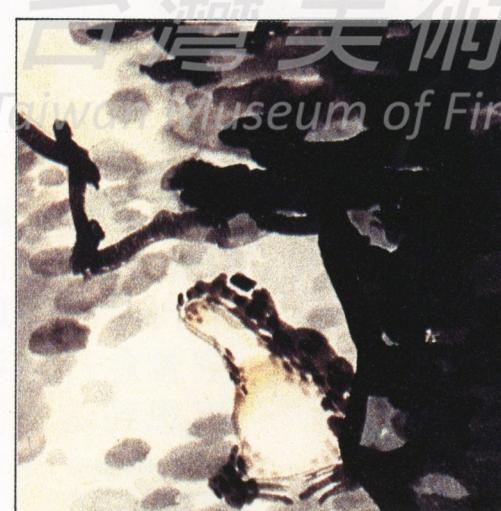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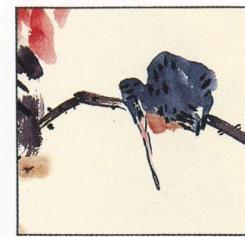
2



3

# 沈耀初筆下 幽默風趣的小動物

生活雖然困窘，塗塗抹抹，還是令人感到快樂的。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